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四十八

宋 宋祁 撰

說

酺說

客問曰朝廷設酺宴之令享天下高年質于古經何禮之處答曰先儒顏籀有言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以為酺然予之所聞似異于是酺為神

名音如步讀本于民里因祀而合飲耳周官大司徒族師春秋祭酺先鄭說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後鄭謂族師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蓋古之為民者防遏爭端酒禁最重惟祭祀鄉飲得以行禮細民之室不得常御書曰無彝酒此之謂乎漢承秦法于周差近流風遺書頗有存者故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者罰金四兩是則醴醪糜穀廢于私室之間遺飲食合醵繫乎君上之橫賜西京文景武宣之代時有酺

賜本之歸于祭酺之禮因餘福而弛酒禁也故武帝太  
初二年令天下酺五日腰五日且羈腰亦祭名也漢帝  
以立秋豺祭獸因以出獵是則祭酺而後民飲酒祭羈  
而後民搏獸一切之制于義自均今許腰為祭而廢酺  
為神破一體興二說近乎攻異端者矣三鄭之詁周官  
多視漢法其言酺也乃云有螟蝗之酺人鬼之酺夫三  
鄭目見漢之有酺祭因令民之會聚酒食也故于族師  
之詁意悉事詳苟無其端不容臆測客曰然則今之酺

令或未思其本耶予曰否酒禁行于古故漢之酺也民財自出得以達夫家酤推施于今故我之酺也君澤所頒專用寵耆耄禮與世變名隨事易損益之常也何必執古禮而處之哉

王杲卿字說

字之言滋也名之外滋其一稱古君子因用表德焉陽秋大夫褒則書字禮經男子二十冠而字厥惟舊矣琅邪王君仁旭字杲卿既式是道且欲本而推之以充其

誼予辱君請得以文陳旭者日之旦也本君含章自內  
不待于外也果者日之出也本君厥修時敏寔升以著  
也仁聯昆仲之次八慈比也卿同士子之稱勞謙象也  
凡道不聞休篤實光明章大未有能發乎遠也若君家  
太尉以三公建上將威略折衝為時長城勲在王府耿  
乎當世君承德厚之慶孺筮于賞典崇讓下賢不以倨  
貴自安靖恭肅給入服華伍其有意乎緝熙于光明發  
于事業歟又將不衰其孝謹而念爾祖歟昔君之先代

有元長者自比扶桑暘谷今君遡洪源休令聞還以旭  
杲命之則光輝日新世其家者有待于君矣

鴈奴後說

周官醢人箔菹鴈醢六贊大夫執鴈莊周舍故人家主  
人殺鴈鴈為羞品舊矣大江之南陽鳥攸居餘苾稻稻  
羣翔輩啖者動數百千計鄉人或夜經大澤連巨繳而  
掩之然常苦鴈奴之覺也鄉人說曰鴈奴鴈之最小者  
性尤機警每羣鴈宿鴈奴獨不瞑為之伺察或微聞人

聲必先號鳴羣鴈則雜然相呼引去後鄉人盖巧設詭計以中鴈奴之欲于是先視陂藪鴈所常處者陰布大網多穿土穴于其傍日未入人各持束緼并匿穴中須其夜艾則燎火穴外鴈奴先警因急滅其火羣鴈驚視無見復就棲焉如是三燎三滅鴈奴三叫衆鴈三驚已而無所見則衆鴈謂奴之無驗也互啜迭擊之又就棲焉少選火復舉鴈奴畏衆擊不敢鳴鄉人聞其無聲乃舉網張之率十獲五而墮有脫者以是江湖之民尤嗜



鴈或賤售于人予聞其事不甚諦後有隱民馮生者與予善他日問之而信馮生工屬文嘗為鴈奴說嘆其以詐相籠以禍相嫁也其言曰奚獨鴈哉人固有之李斯秦之警也趙高詐燎而胡亥擊之國入于漢陳蕃漢之警也曹節詐燎而孝靈擊之家獲于魏由是觀之可不為之大哀耶予嘗愛其文今馮生遁老訪其書不獲姑掇其切著于篇還以舊名題云

舞熊說

晉有蘭子者獲二孺熊于太行山而飲食之能得其欲  
教為蹲舞之技以丐市中先開迥場震之嚴鼓市人項  
背山立俄以巨梃鞭熊應手皆舞躩踞騰跼悉中音節  
伎殫曲闋蘭子放梃四顧躊躇滿志人爭投錢與之既  
而自負其能數與優角時真聖幸汾陰祠后土曼延奇  
怪竝參侑樂蘭子以熊見行在上奇其馴服賜以鏐器  
束帛遣之自是蘭子挈賜物嬉驚郡縣頤指褊褊授熊  
益甚遠近聞者亦爭玩之于是除地會要趣節亟引心

冀技之速售也每舞一終輒哀金數千是日曲數十終  
售金數萬蘭子被酒霑醉益有驕色會日暮二熊不時  
得眈瞪目跋扈不復肯舞蘭子鞭之彌急市人有竊笑  
者蘭子恥熊之反己因假利兵欲刺之二熊驚躍批蘭  
子手殺之復旁傷數人突出譙門大淮卒并力殺之于  
道周噫獸與人嗜欲不相遠畜之以理猶可屈伏而蘭  
子見利忘義求之不已力窮變生反受其咎宜哉昔東  
野馭馬顏闔曰稷之馬必敗馬力殫矣而猶求焉寧斯

人之徒歟

對

對太學諸生文

諸生有過臣學舍諗臣曰頃聞縣官清詔修復儒宮仵  
圖既吉攷定之中禁登削馮聚見其功順珍坤以營勢  
憲圖璧而回難超夏越商與虞同風革有鶚之好音扶  
兩豆之羣鷺盖有日矣今茲乃詔大匠罷其營理收絲  
反汗措紕罔昭廢星焚于九仞止天崧于一簣寧道之

遂汙文之將墜廢仁義于黃老謝詩書于佛諦何沒振之甚焉臣揖而喻之曰宸扆聰睿天家謨明協恭大化速如建瓴重惜百姓噢咻羣生今太學歲直其地故縣官避而不營慮陰陽之蠱擾損黎獻之洪寧又以庠序體大之事縣官亦欲不亟其成然弗聞其遂廢也諸生悄然曰先生見欺哉大道宰時萬物均利先天後天不恤禁忌有而言之亦祇以異恐先生之迂也臣應之曰上聖不凝滯于物故能與世推移雖神達之脗合懼細

黔之無知是以韜先見之遠畧徇昆命之邇詞俯同億  
兆不顯其幾俟厥祥之歲習遵攷室之多儀上取陽秋  
吳越之誠次驗禮經子卯之譏宜乎昧者不見其堂奧  
而僅在乎藩籬也諸生曰然則先生之謂體大之事不  
亟其成斯言非是何據于經且夫陶姚勛華商周文質  
每舉大物未嘗曠日是以靈臺經始而詫庶民之功桑  
蔭不移而示聖功之疾又况太學者綜王度之稱首導  
天常之自律獨淹久而弗康將寢微乎學術不披其華

焉取其實思竊疑焉臣荅曰諸生可謂拘文牽俗迷乎  
大方持螢爝不知白日之出視藪澤不識鷗鵬之翔今  
將仲子之偃歲子之盲摘陳帝絃槩舉皇綱竊聞太平  
之基不九年則不能載其德故源甚浚則流甚長成之  
暴則壞之亟虞舜歷試諸艱而納大麓周文匪棘其欲  
而王西國彼寧樂乎淹卹哉不得以已也今縣官丕天  
之大彌文之緯以絃頌不已日而孚習俗不晷月而改  
故先發號乎首善將大定于四海使含生飫其祗庸多

士薰乎孝愛然後鼓易動于序序沛有餘乎方內亦猶  
樹木者為計于十年成閏者歸餘于三載此天道之常  
倫奚致疑而騷騷况縣官樂育士類申飭官師講求本  
本之說丕迪安安之基雅三而肄雩詠而歸雖暫休乎  
丕作且不忘經構之宏規何謂其遂廢哉諸生赧焉汗  
下逡巡避席曰鄙人寡聞猶醯雞然微夫子之發覆孰  
知夫天地之全

述



福嚴院種杉述

福嚴大士嗣居之九年營復仁祠以舍大衆仍山取勝  
披巒發竒雲征鳥革幾二千室佛事侈大邦人歸嚮望  
門生信造壺益虔收攝隴戾更為清靜又命其徒環院  
且百里廣樹杉焉師之言曰嶽之陬莫杉為良今視我  
居水火之不可常堂構之不可怠苟無其備謂吾能外  
助哉由是日蒔歲營數盈十萬順其陰陽時其上中築  
而培之灌而澤之沿緣阪險半散巖數望之離離即之

牂牂搖風之所偃拂膏雨之所沾濡春綴其理秋勁其  
膚童而蓋然黦而帷然牙葉奮張枝幹夸肆于是大者  
中梁小者中杙直者為稅枝者為杵若乃胥宇僦功大  
匠經始斤斧所度繩墨所習從容頤指萬楹可具不巧  
林衡不諉縣官茲為長利其可嘉已先是州將下符為  
申厲禁又檄院幹得專護焉已而衆謀巧文俾信于後  
予聞管仲有言十年之計以木百年之計以德師今為  
未來世思患豫防不直十年計也樊仲欲作器先種梓

漆人或嗤之後得其用更從假貸則今之昧者得無嗤  
師之遠計乎亦且異時從師而求假也師名省賢以傳  
付密要始處藥山大唱宗旨旋含石霜黑白不釋之故  
又居于茲三坐道場一用真諦今予以有為之績可述  
之言以美于師是非謗法也哉雖然不謗不足以爲法  
師其著吾文無介焉州符衆樹杉者之名刊于石背

題辭

西州猥藁系題

西州者益也猥雜也藁其末工之辭也始予以嘉祐初  
來為州州大務叢日操刀筆坐閣下吏環立聽命必取  
判乃得去又主勞賓客皆有常處一不可廢會天子促  
止唐家書遣使者就索副草經三時乃悉送官凡再暮  
之間身事交逼操楫佐轅伎不兩工故于他論著不遑  
及也惟覽山川采謠俗觀風雲怪竒草榮木悴歲時故  
新朋昵判合時寓諸詩詩者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  
也所以怡性情娛僚賓故狹章不為貧積韻不為廣悼

予往弗及于流自假守至滿更月裒日次凡得百餘篇  
雜內褚中命曰猥藁野庖之芹窮緯之蒯自愛而不忍  
棄也或曰君之詩往往為邦人寫去奈何不如因出之  
可見本末予不能謝即諉門人邱州從事段繹釋之書  
而刻之石置大智禪坊之亭噫後之人孰為我竄其辭  
刪其冗掇所得百分之一以備樂府雜家俾知治世之  
音安且樂云

戒

治戒

吾歿稱家之有無以塋斂用濯浣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厝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焄然蒿然皦皦有識者還于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于黃墟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冢深三丈小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盞酒二缸右置米麪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鞞履自副左刻吾誌右

刻吾銘

案祁神道碑則云右誌左銘

即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

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諡于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他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母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平生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為遽無知也葬之日以繪布纏棺四翼引無作方相俑

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謹  
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嗤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  
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丐恩澤為無厭事  
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委吾公吾公在  
若等不為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  
內皆為兄弟況同父均氣乎詩稱死生之戚兄弟孔懷  
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他人人詎肯信哉縱陽  
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吾公云何吾公友吾



云何可以為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于奏議牋記隨宜為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為人所輕誚矣

祝文

謝雨文

嚮自首秋弗獲嘉澍斯農吁嘆厥稼芸黃尸臣不寧控神祈助聰直垂答優渥載霑坊庸疇畝咸已蒙潤耒耨芟播亦克措功庇于嘉生莫匪靈貺物薄恭備敢用謝

成

長源公廟再祈雨文

仲夏以來甘澍愆候杭稻方茂浸灌告勞天高日烈雲  
族弗應年之儉穰近在旦暮祁也省咎弗敢舍安分命  
乃僚奔告羣祀意者政弛而多顛歟獄寃而無告歟賊  
賂行歟捐瘠多歟有一于是長人任罪疾癘是降誅罰  
是嬰不當感損佳應以害百穀惟公望紀斯土流潤千  
里願監薄訴垂庇我民驅被旱殃大沛膏澤就成苞穎

于萬斯倉甘潔神染充衍國賦養老嬉幼無有後艱神  
實賜之其敢忘德不敢私請謹以清酒制幣歸窮申款

南嶽祈雨文

仲夏以來日烈風熯雲油戢澍于茲四旬和竊惟荆揚  
之人以稻為命稻不時獲終焉阻飢今穰秀甫興浸灌  
云竭原師田峻憂控不寧卜之二旬翹仰甘澤有年在  
此無年亦在此惟帝宅是靈嶽保佑下民歆馨監虔厥  
由景嚮願賜霽需以獎歲功俾我百穀嶷然霑足使得

上奉邦賦次潔神粢老糜壯食充養室家天造陰陽帝  
實尸之至于長人之官政事疵類顯誅幽殛亶無所逃  
元元孔歎僉帝得請符印有守不獲身請祕祠謹遣文  
學參軍文郁竭誠代訴

謝雨文

間久不雨穀將殄瘁躬率僚掾奔告祠下以禱厥災惟  
神降鑒于衷應焉如答沛足甘澤嘉生以滋百姓飢阨  
既捍而備長人多罪又釋弗誅太守不敢忘記之常秩

其敢忘神之顯祐謹以嘉酒制幣柔毛剛鬣侑以鼓吹  
敢謝成貺

北嶽祈晴文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六月朔越二十四日具位臣宋  
祁敢以酒幣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按時令是月大  
雨時行雖然久陰連澍比稍無節因而不止恐害染盛  
常趙之人勞窶久矣若今無年將遂轉溝壑墮神祀乏  
國賦兩獲罪辜則亦惟帝之閔矧川瀆溢流壞軍城室

廬千所屯吏走告守臣不敢寧惟智慮昏塞無以招來  
和氣是用投誠于神帝若垂哀憐解駁屯雲使晴雨得  
宜百穀成就元元足食具誰敢不據神惠而竭報禮以  
詫無疆和佩軍印不獲身到祠所謹遣司戶參軍李冲  
侍祠

里社龍神祈雨文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二月乙丑朔越十二日庚子具  
官宋祁謹以酒脯果茗養羞舒鴈之牲敢告于里社龍

神比亢陽為沴順氣弗效農夫告勤是用遣僚屬有請  
于龍彌跨四旬雨雪三集潤纔及寸輒止今土脈冒蒸  
百昌萌芽此時不雨歲且大乏惟人依神為庇惟神享  
人之祀歸窮上叩不應不止神其走驅雷風興雲致雨  
彌漫沾足潔滌品彙無令無年以貽龍羞

里社龍神謝雨文

敢告于里社龍神乃雨弗時若將害染盛以庚子致禱  
于龍期五日當應蒙亮哀叩訖甲辰油雲四隲佳澍霑

霑有請必答克就豐歲顯應如期震動我民刺史雖德薄敢忘龍之惠澄醪潔羞仰薦報禮

酹神文

比以旱氣構沴炎騰羣翔方穀之蕃救民勤捕致禴祠典祈稔農秋至誠如答飛孽無害噍類訖息染盛迪當惟神之貺屆夫多祉匪曰嘉薦聊用謝成

祈雨文

去歲前曠後潦斯人困甚朝廷蠲減徭賦以救流亡今



春膏盈憤雨弗霑霑宿麥告悴穀未及種力農駭嗟和  
氣屯凝惟神一境之望陰相天惠泄風出雲是庇是資  
敢修禴典以丐豐嘏

北嶽謝雨文

案祁到成德軍任在七月此文在四月當屬奉詔在前即遣屬官致祭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四月丙子朔越十九日甲午具  
位宋祁謹遣光祿寺丞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夏倚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正月至  
四月不雨藝者不苗苗者不蕃吏民遑遑憂為歲害嘗

遣屬官走廟下以旱告曾未浹辰雨獲嘉應愁嘆之聲  
轉為謳吟是用卜日具祭以答靈貺然而川隰之間既  
幸霽洽矣其陵阜燒墉之田尚未涵足神其振張威明  
以大明功俾高下均蒙其賜則吏民尊奉之心益虔肅  
矣

禱北嶽文

敕舉時祀壬大方嶽而署旨侍祠禮在守土今春決中  
氣土理涵墳耕事洽布膏濡庭碩此惟其時君子小人

金野山人集 卷四十八  
歲望在穡相穡有道惟神尸之祈自漸墮垂穎底于坻  
積而雨不侵淫風不熯燥四蟲屏慝祛沴宣和陰造有  
年繫神為力据導輿臆和為之言要神瀆靈言者之罪  
宥而享之蠲聽神惠

五龍堂謝雨文

維皇祐六年歲次甲午三月乙丑朔越二十日甲申具  
位宋和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五龍之神昨旱暵為虐  
綿跨冬春二麥瘁枯民屋疵癘守吏震愧用齋潔以致

上控于神信辭幽通神實歆應甘澤飛霖霑被四疆然  
穡事方作尚須膏潤惟至誠可以感神惟明神可以庇  
民敢因報謝更靳來澤

祈雪文

比親按禮典以求甘澤神不賜違嘉雪遽霑未能周浹  
天已開霽疑薄誠不足迎復至和今土膏冒櫛農耜就  
畝而雲合不膚風輒披攘陽悍而驕造煥奪寒以佐溫  
臈比屋流染茲入愁呻罔所告窮宿麥焦爍穀乏無助

刺史夙夜震惕不知為計是用改袞蒙心再請諸神惟  
神責刺史多罪降戾其躬以震不虔垂憫元元蚤貺甘  
澍驅魃投災沛發嘉生萬物茂遂皆神之賜潔幣儲牲  
將謝厥成

北嶽祈雪文

自冬無雪大寒不效宿麥瘁枯涉春之仲土墳凍泮天  
極愈高暖氣蚤來厲鬼挾疫以中齊人寒咳僵仆赭埃  
蒙田耒耜弗施夫家愁嘆疾首無訢坐待飢虛臣荷二

千石印綬克長此邦部九州軍地幅員千里有民不獲  
匪臣孰司臨政不敏御下弗明事神不虔怨詛騰布為  
疾為旱職臣所召向者已遣府從事投訴祠闕冀蒙嘉  
生而涉月跨歲太和閉鬱終風連朝雲合輒披臣日自  
省不知所救惟身多罪蔽暗懦愚非帝所赦不敢逃誅  
斯民何辜罹此亢厄孩耄相持驅就困窮有仁如帝而  
不垂憫側聞古諸侯祭境內山川以山川能出雲為風  
雨見怪物福庇其下而血食之自侯以降養犧儲醪跽

伏進薦或禴或嘗不敢有貳以能為之主也惟帝所宅  
乃州之望何材不取何變不儲然則蓄而泄之沛潤千  
里振洗煥焚奮張葉芽滋液流浸啓侑有年是嶽所以  
主而州所以為望也人能事神神能庇人方窮而訴必  
見哀許物薄請豐所恃至誠

南嶽祈雪文

自秋徂冬早既太甚歲聿暮止霏雪無應畎畷茲悴雲  
漢日昭嗷嗷黎元何辜于下政不時又責在長人或嶽

狂愁冤或調役苛暴蒙闇多罪不當神心感傷至和因  
害嘉應咎苟有執不敢逃誅誠願身嬰疾癘明塞無狀  
墜越厥命以紓民災陛下憂勞萬方適肆大青上天氣  
應不容并隔惟帝保宅滯霍震顯厥靈儲陰孕怪播澤  
千里民之命在于穀穀之相在于神翹誠崇朝跂沛甘  
澤若獲毆蕩溫鬱袪除旱殃則馨香嘉栗厥有常報不  
敢私請謹以嘉幣旨酒式侑虔禱

謝雪文二首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正月壬寅朔越四日乙巳具官  
宋祁敢告于里社龍神向以寒氣不效雪不時降民病  
壅塞首種焦然是用暴誠于爾有神神鑒其懇願應如  
答高潤下霑罔不浹洽有醪伊清有饗斯馨以將至虔  
敢用謝成

比以旱沴參構綿接二時天房泄煖麥首芸悴人愁室  
嘆食力寢艱守臣震懼夙夜惟省而政疵咎積罔克弭  
除是以歸窮披款馳修禴祝帝監于下赦其愆尤庇育

有邦丕答嘉應乃十二月乙未有請越三日戊戌甘澤  
遄降弗亟而緩霑足四疆叶蒸土膏代匱為穰滌災迎  
祐惟帝之賜我不敢知曰聽直變化實司民命亦不敢  
知曰輦畏嘉粟克厭靈心輒修舊典姑謝靈貺謹以少  
牢嘉稷旨酒制幣肅奉報禮

定州到任謝神文

恭聞古諸侯祭境內山川鬼神和被皇帝詔書來此邦  
凡在祀典者春秋之邊豆彝尊舉得奉承故始蒞事不

金匱要略卷四十八  
敢不見祠下惟刺史所治弗癘弗災以享其年神寶庇  
之輒以熟饗旨酒侑以鼓吹遣屬吏攝事再拜諸廷

風震祭土地祝文

乃六月丙申暴風震電拔大木并損室廬刺史與邦人  
葦然不敢寧永惟怪祥發所治之地必有以感之邦人  
無罪刺史其罪或冤鬱未申或底諸困窮嗟呼怨詛仰  
干神罰刺史願誓神自新省念咎愆庶臻治理以紓威  
責匿首歸窮惟神賜哀不敢私請輒以熟饗清酌侑薦

于前

祭文

祭孫僕射文

嗚呼圓方相函有與有清稟乎粹靈賢人挺生荃宰相  
期有睽有遇值其嘉會盛烈斯舉允矣我公懿德乘時  
總是二美蔚為人師齊風泱泱洙俗閭閻弱齡就傳典  
學書紳巾箱襲積油素紛綸神宗御天擢首儒先所立  
卓爾其聲哀然一命筮仕銓衡密啓緩玦緇帷緇經壁

水禮有愛羊河無渡豕我冠兩梁我紱斯皇進陪朝櫓  
兼侍藩房諸家去聖詆訶奪攘空言舛稗異制械桁公  
憤若時毅然含章增俾發墨塞路摧楊魃魃學徒終知  
嚮方章聖臨馭神庭構宇命公待詔軒然鳳舉邦實上  
賢人榮稽古鯁亮摩切優游博裕匪尺是枉伊柔弗茹  
前膝宸帷叩頭省戶砥刃以湏袞章輒補謀之具臧弊  
庶端沮帝念蒸黎連翩出麾奉行細札塞去垂帷神明  
樹政樂職聞詩居則率俾去而見思乃踐諫雷乃官瑣

闡長君繼明進階貳卿追鋒趣召燕席光亨宣室清問  
華光授經有猷有為弗猥弗并典常墳大武戒湯銘誦  
言必對嘉猷是經白首魁壘與世作程銀臺崇崇公閱  
其封收駒耳耳公事厥使或司縣叢或教國子惟公得  
之異乎求之截河弗濶導款靡虧大車而載秋陽以輝  
鴻飛冥冥不慕矰弋公居法從志澹虛極抗章引年闔  
門謝客上所固留願焉弗獲龍苑納言得請東藩奎鉤  
灑翰宴筓申恩亦命四近賦詩贈言臥閣踰歲乞骸去

位春坊傳席菟裘仙里疏受揮金式宴以喜廣德掛車  
詒孫及子天且佚老君能知止嚮用五福與善則常公  
明且哲宜壽而昌天乎弗淑萎哲殲良睨簣占命忠言  
孔彰玉輝金相掩此不暘人彛代矩今也云亡士類相  
弔朝家憫傷恤恩告第䟽書密章高明令終微公孰當  
其等或奉緒言或庥庇遊藩蒙潤挹流䟽穢平日函  
丈今茲交臂拘此宿官永乖薄醕有李成蹊有碑墮淚  
遐齋令芳庶展哀愴嗚呼哀哉尚饗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

二十四



景文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四十九

宋 宋祁 撰

書

安撫太師相公書

初惶恐今茲淫雨溢河相輔為患無慮千里人將其魚  
安撫太師相公身督吏下障塞濟護一面堵安人不流  
捐發倉廩謹道皆存亡皆濟此臯陶益稷所以樹明德

也德之在人也深則所報長宜乎享萬鍾壽期頤常冠  
四輔為國元老決不疑已比來百體若何固太和憑厚  
而純祉咸荷也初部中有秋什八以上但地狹纔數百  
里林麓間之不能及他自濟而已乃餘波所及也州帑  
償直已辦民無橫調吏如律令邊候寂然乞紓深慮秋  
晏為邦國愛重

上兩府書三首

至序多慶伏惟動止萬祐天下無事方國有年戎夷納

欵尉候徹警翊戴之效光明震疊百工下執仰被餘庥  
至幸至幸乘障待滿詣府未期望為蒼生多愛下情叩  
叩不宣

邊州久闕軍儲今者賴顧腹許為五年計昨有司改法  
須合比直增錢伏蒙台慈特賜開允商賈流通斛食繼  
至雖不敢望如素料庶幾可及三年守臣脫罪銜戴無  
量卑情不任感刻之至不宣

比日塞候晏然年穀豐稔盜賊靜息伏乞上寬台念然

北敵多詐累遣王綱于諸國乞兵皆不遂是以遣汎使  
作好言安慰朝廷其本心未可測也其如內畏西夏兵  
精不敢與連和為中國患三二年中決未有警急但朝  
廷沿邊州郡倉庫處處空虛馬數全少伏望廊廟論思  
之時更賜擘畫叩叩不宣

上曾太尉書三首

伏承樞省繁務日奉天宸裁報百為罔不經懷然體力  
初完健粹之明宜用之有節上副臺台下答官師所以

眷渥者茲最區區所望伏惟少賜垂采和病雖小愈餘  
苦一二尚未平告滿百日再荷朝旨寬疾入新歲或可  
赴紫宸之謁昔公嘗諭鈞誨令餌金液丹可補羸薄今  
遣孺息仰丐餘劑庶治合精到有十全之用輕易干聞  
伏待風旨

累日蒙令嗣寺丞垂顧私廬及傳勤誨一二周悉承比  
玉體強安盡祛客疾茲天輔善帝賚弼之明應不勝欣  
快并道所服白朮兔絲已驗且令參酌服餌和衰老縣

痼病勢留連未能悉平敢不用鉤教以救危喘銜荷銜  
荷悃悃滅裂難盡聊用布謝不宣

初移病卧家本藏密以便衰拙不意大鈞猥賜收錄伸  
攀刮昏復齒禁嚴聞之震汗一夕三陌且密召遞宿陪  
六飛趨九城非晚節所堪支離盤跚動煩司敗必當懇  
讓拜成命之辱奉被手教悚仄以之雖仁人護短欲培  
孤根奮衰羽奈公議何使者待報薄晚不一二

上韓太尉書二首

近得諸行路云嘗玉體愆宜而九液更進指日過愈雖  
惕然憂俄釋然喜且明公沖粹憑厚煦若陽休光澤盎  
盎滿顏間今外疾來客奚能久容自泮解而銷伏也况  
岷嶲蚩士濟濟祠而祝之以待爰立耶雖然黃老所謂  
形神者用之不勤則善仲尼慎疾與齋戰均伏冀留念  
不宣

節物感人不言才不才俱守塞下執事春秋富位顯則  
所感薄初年侵地冗故所感深把酒四顧久不能自平



也何時同走闕下持橐珥筆陪侍清光耶  
返寒為朝加  
食悽悽不宣

上宣徽李太尉書

臘序已深春橐將啟霏雪未降高風且靈  
瑰居惕然謬  
政紛若稍闕奏記殊用慙顏仰惟燕處茂  
介休祉邊務  
已晏人瞻未酬  
正樞廷永輔  
王室鄰邦胥  
仰巨治是  
依謹奉狀通  
問不宣

上歐陽內翰書二首

初頓首永叔內翰學士比者伏審動止適否福祿宜否  
企憶話言杳然常若飢人不克時奉訊問照通中而禮  
簡外也史事想益有緒奏期當在何時瘡老守藩不得  
陪武一登延和之塗悵悵奈何慎夏珍菹懇懇

聞以進讀易內閣洒然驚喜不賀永叔之得經筵賀經  
筵之得永叔也初衰老甚與哲人共游其蒙益而遠護  
果足自信病力未及走門謹此道區區

上孫侍讀書二首

初惶恐奏記侍講尚書執事初被病退居謁陰續喘天  
支其衷歲汜再華比自大旆啟行窮廬結想禮有參問  
宜重趼以徑馳心之精微常累牘而中罄岷壘所伏城  
闕寢違沈夏耗其神明編削忘于倫脊彛儀所廢咎職  
在茲恭惟坐鎮以來嚮福咸乂伏況避榮得請由太上  
之重違卧治于藩蓋師臣之均逸雖抗懷于如慢方篤  
眷于乃神必當就屈冥冥之高俯穆師師之論講圖丕  
化務近老成願體輿言進領嘉祐

被病窮居巷次蕪寂倏有絳襦歟戶傳貺塗中手教洎  
繇匣等數種始知駢服近頓折邑而誨勗重至情照純  
深歆然百感來舍勞府兼承雅貺具襲至和比未奉來  
誨之前流聞君侯蒞止京室即寫悰歎參候寤興及一  
介之肯來晤前言之非是然于震戀延祝之素無以易  
之已託右史安道文啓呈必無投棄西轍嚴道方觸隆  
冬登頓良艱愛重玉體虔系謹附遣裁謝不次

與田都官書

惠詩并新什一番成誦終日欽受無量僕前年度河見  
士人道閣下之賢不容口未克一見及今相遇則才與  
邵皆如所聞是僕宿昔高傾不為負然道未光明特時  
有未合抑而後發耶有餘于中者外必閒暇閣下怡然  
難進殆此歟詩調清澁須少暇屬和以酬嘉貺不宣

回閣都官書

別來三得教知到都被疾踰數旬體力尚未勝強惕然  
憂之足下厚于才薄于命所長未克施譽不能償毀此

殆天而不人足下其定無競無悶慎勿引外物撓胸中  
盎然完太和以拒之所以鎮天下之方動者此術也力  
醫以自補助餘未暇言遞中一一垂報僕比粗如勿念  
不宣

與皇甫都官書

去冬逮茲再得書教言詳理具不克時答感專慙會雖  
然閣下當褫紱之後豁然意失欲沉以開釋則以內而  
不親欲助陳抑壓又且重增其憤抱此勞結頗難其辭

非怠簡晏矩自墜無儀之域也閣下材懿謀勵濟以勤  
敏所職皆善宜無後艱今乃罰由他及誼無可辨故當  
居易而俟不濶于冲機倘來則寄均之于外物瑕非可  
恤之畏否有必傾之期姑圖靜勝以待敦復毋令詭譎  
者竊有議于盛德也孤誠翹注一二匪宣

上利建學士書

月中銜校至獲書意愛渠渠申誦不置承止官下福與  
履并歲滿平除入籍郎署甚休北夢之人貧窶大半雖

聞屢稔罕有蓋藏數賦疾征則渙然離矣乃今仁人為  
之父母其有庇馬事時政成舉多勝踐僕常愛浮雲車  
蓋二齋岑寂披豁鄖波衍漾斜抱譙趾蒼山北繚萬峯  
相嵌歸雲霞落間映空闊田鶴相叫汀鳬自歸漁艇收  
笛更相響答清風吹簾轉薄茂林此際憑欄極眺裴回  
置酒忍京臺之樂或不我加利建盤桓仕途與道皆適  
又獲幽概以佐清機氣寧神旺匪吏而隱視韁鎖腊毒  
寧不間然僕恨不得撫屏星抱鵷夷奉使君為一笑樂



也勉旃多愛母金玉其音

上趙宗道子淵學士書

使者來被教累番慰曉周志盎然快清風而晞陽景也  
彼都承勞歎後子淵渙以慈和導以順祥興悴止勞已  
日還定君子之為政自有次第哉地去京師不遠好聞  
以第一治歸服褒進惟時億天祉庸副區區初病未造  
朝歲後當宿所官勿念

上省判王純臣學士書

令季欽臣附貺手教感歎不已別凡八期仕途之還處  
自不常人事信多故矣翰林云亡哲輔夢謝不慙一老  
萬痛在懷舊物惘然靡所依止今道粹獨荷茂問以紹  
前人卓然異譽文口稱道信乎賢不乏世矣惟保佑嘉  
祉日隳禁嚴暢遐武乎九垓副斯文之仰止企詠企詠  
上公和王學士書

承自遼歸節臺下朔野寒竭偃薄為勞從者始休家庭  
歡待何樂如之想具湯沐祓濯路埃也必涓日對武帳

別時衰進欽企欽企有少庀具納之褻宰乞起輕斟

上中行張屯田書

比天高氣清蛩鳴夜而蟬號晝百卉腓滅自然感人況僕據老境悼功名不立其悵悵可勝言耶足下雖少僕然亦偃蹇仕路得無與僕同哉獲書審眠食佳宜順時自愛

上紫微張唐公舍人書二首

承馳驛赴召已止闕下大慰斯文景止之望偃薄埃霧

喜玉體為爽叶和乃心慰忤某久病在告人事多不聞  
知失于迎訊想至仁亮之矣幾日入對上固想見風采  
俟病已造朝得首走清防謹奉啟陳聞

側聞以言談出領便州殊用惋悵雖然唐公以直道進  
以直道去想無所悔但觸盛暑沉淮江此為勞頓耳按  
六轡走夷道時時小卻無足較計惟實用精神綿綿不  
勤則善某蒙免無他此又間別相見尚未日末如悃企  
何不宣

與友人書

此日邊候帖帖縣官威撫使然迂儒老斥塞外但視簿  
書弄刀筆而已河朔少文每思英晤一快談不可得詩  
書之言鬱結胸中如壘塊數用醇酒澆之猶不平改歲  
益寥寥無賴相見未有期事外自重和咨

上河間龍圖書

使人來被手教意愛勤勉不啻親接聲教于左右何惠  
如之并賜繼畧多種一一祇領竊審事外福祚嘉宜重

為慰留和即日蒙免粗自如但虛名浮實政者未止此  
有以愧于明哲也睽遯方爾無由促臂獲言但付之長  
太息云順時自愛

張職方書

承教審榮侍外履用佳宜欣慰無量林花芳淑尤可把  
酒為歡恨一麾所廩弗克交臂徒用悵悵初入新歲病  
少愈但未能久坐于宴間有妨老境並不聊奈何相從  
未日順愛毋忽

王省判學士書

軍中日夜久不通訊防閑我勞奈何塞下幸太平時  
無簡書緩急事邊人帖帖得輕裘坐閣下偃息頗伸督  
刀筆為供職何幸如之惟罷歸未期傾企清對耳事外  
多愛

在外上兩地書

初守屏齋幸脫罪戾益大庇致然乃心知荷但平日  
不敢時通叅承慮煩記室還教夢想門下未始暫忘日

來協氣薰翔伏料百趣宜適天佑懿德福祿云繁光輔之勞永鎮王室下情區區繫望之至

鄭資政書

集初以下諸書詞多感情知其出守皆由同列擠排鄭資政即鄭戩也

此兩奏記一二畧具乃今復賜裁答熟誨諄曉不啻哲兄察父之為溉根澤阜遂食其實初何以克堪敢拜來命之辱然人情易快既得垂閑遂欲底哀自明執事試一聽之初向由從官陪奉措紳餘淺于為文謂至公可必是以坐彈冠行振衣以自修飭陛下遇士大夫至厚



每一進見則蓋聽偃睿啟臣下竭盡之端初于是時乘  
可言之階有必從之勢然而訥自守無半言敢越樽  
俎媚竈與者何哉誠欲室隙遠嫌以全自知之分而譖  
人飛語如脂夜然汙祛昧裸使人不自知省會柄臣罷  
去初是以有壽春之行亦既抵官退自惟念以一介蒞  
二千石據黃堂馳朱轡餐錢租俸祿有餘蘊且內惕不  
自安非服不華餌不鑿有所未厭而然也且初愚而蔽  
興孤生進官于朝時時著書上又以為善面貌言語陸

下本自識之不緣先容拔置近列竊謂此恩如天地父母無有限量故孤立不援不姻冀有以報塞萬分而實繁之徒苟欲以名相戕位相軋弗亮其素因共詆而斥之以甘心焉初終嘿乎是乖小升愛親之義捐當宁知人之哲而塵執事引重之德罪莫甚茲是故前上章有賜環踦履之言萬一朝家矜貸收還宁定使再伏西清之下留須臾滙肝膽天衷哀照今區區之心得自辯白然後北面昧死上近職乞從散官俟夫五六十擁耒植

杖舍三封之幽死不恨矣嗟乎回次萬故亦不知斯願  
能遂乎執事愛至念詳偕憂患之處憂患不極則慮事  
不深是則危心悸辭不為得君者發而暱就下執事冀  
有以信之亦有以圖之

觀文右丞書

案宋史賈昌朝傳皇祐元年六月特  
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祁知毫州

在皇祐三年時  
昌朝監修唐書

祁去年三月二十九日止官下值又創濟發四支無聊  
至此月初良已是用未克奏記毫雖閒僻綱紀久廢盜

賊總總勉力操決至此漸有緒時時少暇中前被臺符  
許訖唐書舊稿自以眼眩花頭垂雪心術昏倦實不能  
從諸公于筆研間具奏懇免今又不獲會遞中得執事  
所賜書重複開誨仍勗以富貴磨滅惟斯文為不朽此  
事僕敢不免正恐閑單淹久未能成書伯儼在遠咨詢  
無所為諸儒詆其疎謬耳今已走一介悉索副葉計今  
秋可了列傳若紀志猶須來春乃成天使此書傳耶尚  
無他患若其不傳即未知使僕得謗得罪一代之典遂

泯然也子長孟堅才幾聖人作史並數十年訖無完書  
或當時亡失或後人補綴況今三百年事淺猥殘缺要  
須補潤又史官才不逮二人遠甚雖欲遽急修定其可  
行遠耶願執事更紓歲月使諸儒悉心論討庶其寡過  
者成之難則行之久成之易則廢之速也諸序論輒斐  
然謾次須且具草仰丐寬定官守有限趨謁未期惟慎  
夏多愛

丁承旨書

前日帳屏至伏蒙以盛什見貽者玩繹以還欣悚交萃  
竊惟出處二道取舍殊輒居山林者懷偏至之素在朝  
廷者抱均濟之德非較有用無用直才與不才耳伏惟  
承旨重望偉名揚歷中外誦言嘉話騰布臺閣方且安  
處華近潛懷蕭散故不聞藏櫝以存疇曩內秉特趣奮  
為華篇託諷于詞得離騷之遺尚卒章見意臻詩雅之  
奧模夫何哀朽坐獲嘉惠藏秘巾衍銘鏤心志屬已拜  
違不敢再至宇下

回鄭資政書

去月二十八日牙吏至奉被手教丁寧慰諭鱗鱗無容髮  
熟請長想如侍坐隅義篤則故舊不遺愛至者急難相  
卹危心僨蹟差得自安追念蠢愚偶偕華顯當伯氏貳  
政之日明公升樞之辰然一心獨行側身休景未嘗爭  
先于當路失意于貴人然虺蜥不觸而來機牙未蹈而  
發例蒙斥去了弗警省乃知李廣誠感金石無以喻衛  
青之仇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謨明居上乃

或蒙訶叢芮不才何容無吝所賴睿聽如日仁閔猶天  
雖姜斐誼諱欲成貝錦而塵埃掃覆難昧泰山永惟上  
恩曷以論報但恨楚越壤異風波道悠杯酒淒涼朋舊  
解散每一念至危涕自零執事以二府均賢萬夫觀政  
蒼生屬望休戚繫焉又非一介出處之比惟慎固沖守  
垂副具瞻

蔣待制書

遞中得除目承希魯進右臺郎假河東使節卷任華劇



與望僉宜夫治世須才用才須世方天下無事人人得以旅進一日邊鄙小警非卓立傑出者不任其煩若然執事之猷當天子褒進乃才世相為用又何間然然希魯多難憂傷之餘有所未釋屬且遠去能無介介乎邇臣賢者固與國休戚願不憚勤畧以副文武施設之求幸甚幸甚僕病且衰賴陛下賜不肖之軀俾屏近郡託于宇左差得少安今復塊然失所棲嚮乃心惆悵可索言耶歲晏辦嚴自愛

回濠州江少卿書

初向以避嫌弗事尸祿靡遑屢伏上前懇求自試面蒙  
垂允中復留行屬以多言噴喧恩詔俄降忽忽去國蹢  
躅之官尋卜孟秋己賦民政郡大事劇知短慮煩閉閣  
自驚束手無措桓譚不樂盛憲多憂姑取庇身罔暇論  
最周案牘壤喜獲故人一水通流十舍而近固當馳寓  
書尺走咨寤興出麾以來累息未定氣以憂奪壯為病  
銷塊然獨居疾如疾首弗時通問當賜見矜執事以華

皓之齡厲高明之操人情險阻既嘗之矣俗狀奔走方與共之一笑之歡曷日如素千萬慎愛以副惓惓

上張太傅書

伏奉手教以單訊繼露特賜裁答長跪申紙感涕橫流  
某蚤以孤生仰服嘉遇宗工迭獎乃聖誤知冀以一介  
樸忠自媚于上然機牙未蹈而發蜂虺不觸而來盜言  
先入往訴無路上塵陶堯則哲之鑒次累漢相知人之  
明久而退思不覺追駭今遠守劇郡遠去近班年衰志

失抑厭遂退視日雖近望天無階取圖洪鈞尚軫餘念  
勉以道勝判其否傾春生意端澤播言下墮雨逢潤有  
還雲之期寒灰獲薪無不燭之理申誦歆感銘之乃心  
薄領交前緹油廢業孤懷萬緒臨紙難宣

集賢相公書

月中奉被台教以疊露沖懇願還中樞上心重違將賜  
開可訓曉明悉美嘆無從執事以功業格天以忠孝結  
主以外物協同位以內捷持國維以徇公絕私保全名

以無入不得遣羣累攝贊萬務綢繆六年雖薨尾豺牙  
夜脂貝錦營營左右翕翕往來曾無半言敢塵盛德良  
以神明助順筌牢協心顯誠完節暴于天下是以摧輪  
失險重剛為然成功難居多釁易啟免悔者計常在後  
辭榮者願或中遷今執事惻發至懷委遠時柄言非矯  
飭志無奪移此則塞狡焉于未兆蹈賢者之知恥望古  
為偶在今罕儔恭惟俞恩近在旦夕但恨官守有限賓  
謁固從不得觀治城之彷彿窺赤松之間放私恨幽蘊

結轡何言不任瞻戀踴躍之至

上杜樞密書

伏蒙執事以奏記上達每賜還教思集望表獎溢知涯  
伏讀收紙屑然感涕自念孤捐之質謏訛見棄引足蹈  
機舉頭觸罟織隙一啟臚言四喧素無援姻又乏支黨  
出守遠郡飄如轉蓬衰病自憐沒振誰咎不意明哲乃  
爾眷存收于見棄之初支其將壞之日無乃孱淺更累  
高明幸忝有知敢不論報恭惟樞機權總調發慮煩注

意安危式憲文武左右是賴中外攸瞻惟冀餐養太和  
充盛靈氣永翊丕運以究茂勛趨伏未時言不終物謹  
奉記上謝

呂相公書

初阻奉台坐再見歲陰心馳門下未始寧舍徒以振拔  
之賜本自大鈞因緣樹立遂忝清列固嘗孜孜矜恪期  
報萬分無半言敢干公台無一字敢預朝政外防物議  
內避親嫌甘處閒冷踰越歲序昨緣出麾之日倉卒去

都不敢啟陳陰自循省得非多言者構虛造語上清聰  
明同列者忌進護前撻發纖隱雖在曠度寧不致疑然  
妄而無實者久則自彰拙而靡他者察之可諒今茲改  
守始復自安乃知相君洞照之明不可以讒入曲成之  
賜必有以惠終收于遠藩入守陪輔使區區之節為知  
已而伸憧憧之年無中道而廢諒非木石敢負眷私恩  
深語訥無以周叙惟有涕泗一寄感懷到郡方初詣府  
茲隔瞻結凝跂併萃乃誠奉記不宣



回李太傅書二首

初樸遯不才棄逐居外慘慘畏咎諄諄早哀危途困于  
風波短技窮于刀筆緹油益廢書疏罕修固已絕望英  
雄之躋託身江海之遠雙鳬乘雁本無繫于去來吠犬  
詐狙徒構成于譴怒聖恩曲庇嚴譴未加太傅盛威美  
材尚賢顧進每惟一日之雅時墜百函之音排根末流  
噢煦嘉惠將恐而懼或輓以推凍然孤風足映當世自  
顧缺滴何以堪之但慮寒灰將然或遭田甲之溺投闇

而免未解子雲之嘲徒軫深仁有孤高誰歲華茲改實  
歎未時彌番粹和永服休寵

出守劇藩已見新歲光景如借衰顏可知瞻望門闌邈  
在雲景太傅高誼動俗至仁根心不緣夷險易常每用  
寒溫流問伐木于谷雖詩教之可敦墜甌在塗寧智人  
之宜顧靜言羈蹇曷稱眷私春陽寔和福履加愛趨陪  
未日悵悵無涯

郭仲微書

案初以預修廣樂記成運尚書工部  
員外在景祐三年七月郭仲微名正

比長葛勾簿送到去月十二日所貽手書旨辭意縷申  
復增款具承安奉先域契闊經總事亡慮居紛然百緒  
非君侯因儉就禮罄竭誠信疇克此役耶如聞夜棘之  
餘未甚支勝况荷家閒幹宗事寄君侯一人而已尤希  
慎疾全顧託此區區所望初自六七月間迫于成書詔  
限嚴急早入晏歸私事並廢失于詞問不得賁贈一助  
緋者之末心焉慙悵于今恨恨俄屬國家錄紬繹之素  
因褒典領覃及下士弗論歲課超升郎曹缺然虛屏進

退無所蓋受畏僭辭近名兩者交戰久而未決終以事  
難違衆覲焉拜命而無功獲祿殆似不稼取禾素識涯  
分遽此冒忝又不知士鄉之議何如哉君侯眷我之深  
幸我窺僕向來志外補間因汙賤之役諱窮自勉今容  
臺吏曹前企春序皆當歲滿舊制平進者必得假守近  
州如僕幸他無過理宜得一小郡倘天假其便且令細  
孺趣令飽煖耳伯氏比亦丐汝海旣而乃有張旌之行  
未得如素今孟冬二十九日克奠之寔在陽翟之西南

偏鄉曰三封地沃而曠岡麓回抱善數者頗以為吉僕  
自度之水深土厚草樹滋秀雖微筮謀當是奧壤矣如  
楸枰安厝無他恫咎則僕自此于仕塗或行或止寧不  
綽綽餘裕哉詎能與善官巧趨計較咫尺為夏畦之計  
此敢為知者道耳非仲微心照固不及之內閣始平公  
紫微成紀獻接餘論未嘗不咨倚廬之淹邇以為惻惻  
也秋序通晚相見未期乃心西望言不能盡

上知已書

曩自州幙罷歸吏函誤薦今丞卿署入玷庠門蓋朝家  
重違大臣仁君善養蒙士寧過而立謂寸有長若循之  
常均責其微勞方將倪眉于自脫之課編跡于長名之  
銓祇見閉關轉緣擁耒其敢睥睨榮位溲溉清流哉天  
假實多人力何有每欲粗舉感賴布聞高明大事裝懷  
文致增拙昨自夏末及此冬初三賜誨辭若見面目或  
獎以飾裸虛譽或講夫戴笠舊盟玉振錦摘烟霏霧結  
受命之獨入訂于寒松為容在先更慙于枯木然心照

素亮兄齒有儀詎當流世之頽風絢我于虛禮拜命之  
辱非所敢承每惟髦英屈見冗劇黃鍾齒于雷釜駉驥  
編于棧駕戢其遐心可為累歎非夫不屑之韻舍華之  
資孰能不動心哉滿歲有期傾否何晚良食慎疾以符  
願言

景文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五十

宋 宋祁 撰

書

張先同年書

祁煩首嬰罰以來餘生近止朋舊之內未嘗敢修訴幅  
誠以瘡潰危喘禮所不具亦仁人之念必見情遣比以  
冀除親寔暫到都城烜禁之辰即還陋舍聆伯氏見諭



知子野同年隱惻孤苦特見存訪不憚勤勞泫然垂矜  
斯道也古則有之民鮮克舉而君侯躬服前訓發于至  
誠敷世之媮會道之極使陰德有報君焉避之方期抒  
懇重枉來教勉諭詳複摧感交會儻煮蒿悽愴未淪野  
土尚將游揚萬一奉歸高明縷縷之心所期于此府掾  
淹卹不足露才良食慎疾以收來譽思緒荒窘敷謝不  
倫幸賜恩體

王龍圖書

別紙已審老僕年衰智有所不逮閣下悉攻其短欲成  
就所長不惜藥石以瘳僕僕其愈乎古之益友果不在  
他而在閣下也感服感服到益部盡勒指使輩不與一  
事物物關檢庶免于悔云弛保囚酬牙校弗次知衆論  
不然然越法重輕是吾輩便宜事或要一時激勸耳閣  
下又能循法改正可謂善後矣非僕愚者所能及云

座主侍郎書

三月八日門生宋祁謹齋沐獻書座主侍郎數日前入

侍郎坐伏蒙以汝陰詩筆一編俾之紬覽捧戴震汗罔  
識所寘亦既返窮無隱危几振衣三薰正冠一沐然後  
徐繹篇次寢求指歸睟乎其采也渢乎其大也若洞庭  
之奏始聞而懼如章臺之觀三休乃躋適然得肉以大  
嚼杳然御風以忘返飄飄凌雲氣乃游天地間肅肅入  
宗廟但見禮樂器不足喻也甚幸甚幸竊惟吟詠之作  
神明攸繫內導情性旁概謠俗造端以諷天下之事變  
義以憂萬物之蘊音之急緩隨政之上下大抵三百篇

皆有為為之非徒爾耳後雖體判五種時經三變音制  
彌婉體裁益緻以浮聲切響相鎮以彫章縟采相矜然  
而大方之家往往披華于沈宋之林收實乎曹王之囿  
室其流宕歸之雅正是以垂虹蜺騎日月而不為怪礪  
泰山吞雲夢而不為廣矜螭首狀佩玉而不為麗興蝸  
蟾比撲椒而不為煩道治世語幽國而不為佞且怨靈  
均以來未有不覩斯奧而能垂名不朽者也自唐德有  
蕩人文寢微巷委其欲披扇成俗執古者過堯以入貉

徇今者襲魯而成魚訕怒則吐吐逼人幽憂則跼跼墜  
水摘句則驚離朱謨詒之索限局則均折楊皇芻之謠  
衰微及國無聞焉耳至于幽人苾芻遯世長往短章悵  
句時時投曲然皆哇咬殷音局趣其韻不足論也伏惟  
侍郎明公稟道至明為人先覺慮含著蔡之吉言埤金  
玉之度三入祕禁親逢聖期且以席間談笑經大猷以  
筆端膚寸潤天下贊累盛之布度操斯文而主盟而乃  
念雅頌之淪軫風流之弊渡橘成枳衆雌靡雄下垂百

年者杳默遺響于是倡始多士作為連章鈎深締情上  
薄于粹古促節入律下偶乎當世震枹鼓以疎介士運  
斗杓以準四時復而不厭茂而有間使味之相然駭其  
理勝覽之又亹然恐乎卷盡及夫盛氣注射英辭鼓動  
思泉流膏雲紙落手諸儒願喙長而不克誦小史懼腕  
廢而不及書此又精入于神不可得而聞也與夫訂錦  
襄之品詫簾袍之尊賦韻競病咀父膏腴一何區區哉  
祁被蒙獎憐擢厠榮伍不以鞭箠之使俾與杖履之游

手探祕笥面命成矩導以真人之警欬灑其毛膏之鈇  
昏徒一狐生而再受大賜其何況如之且慕有道者折  
角以效巾愛太傅者掩鼻而成詠況其親接音旨密漱  
靈潤竊用感發自忘頑愚謹亦搜次舊詩得五十首具  
葉執獻昔劉琨遺盧諶以二詩諶不能曉乃以常體酬  
報斯文之族無乃類旃輕瀆宗工伏地俟罪

代與李舍人書

案此書係代  
其兄庠作

八月日廣平宋某謹奉書獻臣執事某夙以羈單天薄

其祔年甫弱冠再銜怙恃之憂獨與李氏祁間關出處  
更相為命僅荷遺構以及仕塗永念及我先府君奄棄  
盛世藻定都外霜沐露濡七見閏月以時之不易久未  
厝安夙夜震懼心焉如殞乃今卜于許之陽翟龜墨惟  
食將以冬十月克襄先妣先君之葬某深惟古君子有  
天爵道富高明令終者則或傳于史官或銘于鼎彝或  
謚于攸司用能發聞馨香以昭示來世後雖有不肖惡  
蒙之嗣猶賴先哲自免于溝隍嗚呼若我先君官限于



選條名墜于邦聞儒林循吏之篇莫得采獲近古大夫  
不世祿家無廟食考父孔惺之器莫知所施故事三品  
薨始得上尚書以節一惠門生故吏之狀實隔彛制是  
三者皆以位不配道禮從而汙噫昔人有行高瑾瑜而  
名滅煨燼者不可稱紀諒有憾于此耶今惟圓石勒銘  
尚微品制之間後裔皆得序餘慶哀前烈勤咨當世之  
彥炳辭騰實以光寵九京僕誠慙煩禱昧無可比數然  
世謀忠教尚能言之恭惟執事以正幾之才良直之任

紆衷為袞數言成春薦紳代家咸資善述以信陵谷之  
後為無窮計是用忍抽裂之痛以髣髴茂芬潛德泣狀  
官代萃為一通敢私布于下執事重念孝子之奉先也  
無美而稱之是誣有善而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如  
先君之純之邵也如彼僕之幸而知之也如此願託沈  
刻以揚遺懿使小人之責免于不仁不明之地齎志之  
憤見伸于冥冥之下非仁哲錫類其疇圖之妻素歸誠  
幸賜哀許不次

代求見書

四藩作牧疏封遠自于東周三署為郎著位近從于西  
漢蓋以奉當陽之瑞節煥列象之珠璣會王建茅遂荒  
于侯服薰衣起草彌綸于寵章矧上聖之撫期酌遺文  
而播憲擇惟良之守出佩銀符興深詔之廉入持荷橐  
洪惟慎簡夔絕常均苟非譽冠翹英才優伏奏懿文潤  
史振穆若之頌聲茂績揚庭負駘然之刃地則何以高  
驥上路端遇休辰塞赤帷之裳英風偃俗辨雲臺之胤

清識造微將副疇咨必歸全德恭惟閣下隆名炳著淑  
問橫飛挺珪璋持達之姿東松柏後凋之操門施行馬  
敞立戟之舊扉家有賜書襲傳經之洪業而自垂蜺雲  
陞施玉星藩風生廣漢之才輻湊虞丘之畧陪佳人于  
汾水夙侍賡歌諷子墨于長楊屢承乙牘武帳詳延于  
體貌翠綏密邇于威顏乃至盤錯求材銅鹽權利派分  
毛舉無簿領之沈迷粟腐錢流足縣官之仰給果注穆  
清之眷游頌深厚之條輟閨籍之凝嚴樹方州之景式

助農興務從龔遂之便宜錫令移書用薛宣之條教蒞  
疆盡擊棠憇有餘固以轉嘉頌而上聞掩前修而高出  
賜金增秩下綠詔以褒功書笏珥彤趨赤墀而建議發  
于碩畫布在輿談矧某塊守常廬欽聞殊政陶潛三徑  
未貸于先疇揚子一廛早參于編戶雖復寢尋觴燼薰  
灼緹油歎遠壑以屢盈鋪上珍而未聘懷鉛就學曷逃  
傖父之譏燥吻成書終抱壯夫之恥未卒諫垣之業遽  
鍾何怙之悲委冒志于當塗鬱隆恩于擁節週年驟改

散魄甫還固合削迹亨衢棲情故地啄蠹希古與慢以  
相成抵几論文垂文而自見然念冥爽可嗣堂構宛存  
瞻晏子之舊楹曠僚未幾泣范喬之遺硯高矩尚新苟  
休否而靡傾慮不言而姑失將徵利見用筮蒙亨幸遇  
閣下敦篤道風勤求士類清言格物佇越石之談賓右  
席臚歡誤當時之算器是敢躬陳爵望求覲表儀有周  
璆下榻之知無趙壹倚門之嘆雖高冠厚履慙非燕趙  
之奇而進牘抽毫願處鄒枚之右將披苐采豫極怔忡

上潘郢州求見書

晉卿執手然明才止于一言韓牧寓書太白靡榮于萬  
戶蓋以鋪聞介善遊聽休風肆嘉議以盈庭披粹襟而  
嚮道伸于知己按油素而具存垂厥方來屬颺流而有  
在敢緣斯義罄敘由衷竊念祁寶異荆璆利非楚鐵采  
藍終日妄希一旬之盈削牘彌年未足三冬之用幸以  
時丁魯變運偶堯稽搜屋壁之亡篇集橋門之盛觀五  
尺童子恥王道之不談三事大夫美人材之樂育外被

嚮儒之化中勤辨志之功漸豎彌文寢尋高矩充車聯  
駟雖力冀于論都毀瓦畫墁終遠慙于食志尚念世襲  
相承之絃幼聞獨立之詩策駕乘以載驅礪族庖而一  
割每至雪園授簡月觀裁章頌聖主之得賢王褒釋蹠  
感儒林而作傳太史廢書曷嘗不概見萬殊精浮八極  
辨國異家殊之政窮王馳霸驚之原誠欲接充賦之珍  
羣當造庭之清問森羅三道振穆若之頌聲磅礴九流  
冠袞然之舉首至于博求前載明練庶工論鹽鐵于縣



官財成經制繩春秋于臣下專附舊章翼景化之猗那  
濟羣黎于仁壽見諸行事是乃素心豈謂質以願達歲  
非我與值所天之早世越散地以無圖塊若尸居窘同  
匏食劉楨綿痼但議于竄身令伯私情永懷于終養僅  
成齋志寧暇亢宗擲昌辭而翻悔立言委秀句而真同  
長物莊生晦迹惜檣散以難彫邢幼進身恐花狂而自  
落永言孤遠益困沈冥儻勇退而自謀必倒行而逞謂  
比者幸遇執事褰赤帷而蒞政紆文組以班春泥札十

行奉溫純于漢令吏衣三寸革舒緩于齊風邑罕鳴桴  
里無喧鵲然猶盱衡獎善撤席登賢徵相如未至之詞  
移談靡倦設文舉不空之酒更僕居多祁是敢撰禮屨  
以祈通造宮牆而請見雖滄溟甚廣集乘鴈以非多而  
岱獻至高受纖塵而何讓儻或俯矜莒陋靡間柴愚許  
親月旦之評俾觀山庭之表然後敘長世字吐之術談  
經天緯地之文質以大中會之前牒庶使深源雅議落  
孫盛之塵毛暴勝起迎偉不疑之榻具將披符采彌積

震連

上端明龍圖書

祁性疏拙無當世才宜在閒處而反劇任自壯多病筋力早衰宜守內州而再徙邊業圖史尋章擿句宜責以文藝而乃假帥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官日恐速悔為知己羞奈何歷思常日以忠義相摩切者三二貴公而已而閣下又以多難去官悄然不與天下議埋光收聲已再歲若僕等輩才不振則蹢躅去邦突未黔輒遷其

望立功名是卻行而前耳且年長來亦自恥與諸少年  
沾沾鬪仕進高下惟須閣下副搢紳望入侍天子之光  
為僕致一東朝散官歸老林下宿昔願云方侍尊府宜  
厭損哀慕以全禮制

范舍人書

被教開慰諄諄申復無已時幸甚幸甚僕假節塞下且  
三年賴縣官威令施設肆然以朝服治軍中無他虞承  
平之盛不知漢唐時得如此否但總制一面刀筆倥偬

亦逼人月中勞宴寮屬賓客殆過半常日操決踰兩時  
許乃得休是以少有餘景緇討殘書常苦力不足耳比  
又眸子昏晝日讀大字過十紙即眩纔篝火則又不能  
遷延刊削奈何近得三十篇餘歲中附上夏暑啟毒獻  
替慎疾晏陰叩叩

上張存龍圖書二首

白首乘塞無一善狀賴朝廷撫和邊堡帖然雨暘以時  
農秋如可望盜賊少吏益奉法蓋監司條約明具使然

列帥之幸也便糴日來寢少纔得十六萬斛止矣若秋大穰必冀外臺早為之計天下本在河北河北本在多穀而已盛秋使車必下按屬城餘得面稟暑毒保御多祐不宣

符檄係至觀署判知玉體之康然宿官塞下不得瞻顏色奉笑言為悃悃也敝邑按部中諸州多稼若雲向兩旬許無他災則孳斂矣茲上繫朝家普護使臺大庇期民其少紓乎入粟之法望力言諸朝此時不足食大事

弛矣惟執事圖之秋淺暑殘千萬嗇愛不宣

回劉皇城書

祁再拜皇城都鈐君足下得書一二具曉足下才美意  
盛視功名若無前故奮關西搏嶺南奪三軍之氣欲蹀  
賊頸血以獻快上所怒當此時視身一鴻毛者誠事主  
固然然足下之南失職在後軍不得與僕刃接既策賞  
足下諒不因入取封故毅然引組而遲遲也及見賊已  
平四方無虞復請為南宮郎當此時自視四體不啻忝

山重則事親亦固然今父必前言以自信雖然忠孝者  
天爵也取之難兼今世享人爵太過以為畏足下全邀  
天爵正恐取舍先後之未然也王尊取忠則不盡為孝  
王陽取孝則不盡為忠古之人肯遺力待後人哉以不  
可兼故也縣官革五代流弊擢儒將與武夫參用自劉  
平以來未有赫然為國柱石者今所瞻望惟足下與劉  
恩州耳足下又偃蹇引去世謂儒者果無人焉願足下  
思之然已為足下極言于上慮臺旨必切卻所奏敢以



書豫開足下意其諒之不宣

上吳大資書

比承還祕殿舊職復守陝郊讓不得報即引而西自止  
官下以來動止何如良棟大壁非期于必用而明堂太  
壇其舍諸帝簡具瞻之任有以而然伏冀妙用純粹永  
光眷倚之重悽悽守塞已一期幸無他然白頭與噲等  
伍蝨股衰怯末如何

上賈安公書

慶魁已具啟事不敢重煩即日蒙恩職事粗辦斥候煩  
晏然大府申約嚴明百吏凜畏賊盜少營伍安諸道守  
邊之幸也弊州倉庫素乏昨縣官許作五歲計今已督  
吏便耀未知可盈厥數否若食足亦是禦賊一端至城  
池樓櫓已經營整緝明年差可完固矣騎軍人多馬少  
三分其數而馬居一一分之中病老半馬中國所長惟  
有強弩今乃步卒至少與騎軍一例住招比上書言之  
不報其軍無馬終不可為步所習異故也馳逐當得精

騎今馬少而不精，蹈躐當得步卒，乃闕而不補。太平久弊，事相仍不肯改張類此。幸相國試籌之，某衰老怯懦，未得罷歸。日虞陳官以忝知己殘史未了，或得卻歸闕下，畢刊修之業，亦幸也。庸敢望耶！肝膈非筆墨可寫，悵悵悵不宣。

上李相為撰燕子樓記書

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宋祁惶恐竊惟相公以大猷全德丞弼兩朝，以善經美化，倡導羣辟，彭門巨鎮為國

東藩均賢倚重久煩耆艾而報政之裕考室其興攸予  
而躋實輪且與駝索斐狂之作俾謹日月之傳聞命淹  
時屬辭無狀且念楚宮揆日列在國風趙室歌斯著于  
禮典皆立言足志故千古克傳今茲訂況有殊前範經  
始邁于衡晉而稱道非詩人大夫之賢所以含毫沮惡  
久而不獻然雄成悅使之績不為無文而廢輒譔定記  
草上塵省覽審若疎謬蕪累恐辱琬琰伏望掇去別咨  
名才誠區區宿昔之願歲隆日晚蕃嶽靖安望副具瞻

保御和理

與友人書

帳屨至尋教款披咀忘倦知軍壁務簡神用康和固已  
慰遠懷之心寧徒為納褚之蘊矣來誨訝音驛之少蓋  
有由然僕二年來疔瘵纏痛畧無聊賴仲秋灼艾三次  
方克少安逮此冬序寢完殫力故儔相見無不閔其疲  
瘁白髮在鬢月摘十數莖則知少壯一過遂及衰彫矣  
今茲情態與五年前異矣君候望我以苛禮容未之知

耶邊土早寒戎幕多裕把酒開口誰與相歡善護興居  
用副虔祝人回謹奉狀謝仍咨訊後動止

上杜密直書

謝懇具啟茲不申敘嗣覽別幅彌見勤喻明公安節素  
履著于朝野美績隆望式是方維而乃恬處難進哲人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甚休甚休然而議者不以明公  
淹恤為慮而以臺家未召為恨天下之寶庸為天下惜  
之伏冀愛神畜慮慎持齋疾以副惶惶之願心有精妙

非筆舌所宣起此粗略

回天台梵才大師書二首

惠新詩格力老雄不任欽伏偶答秋興十章并邀翰長  
胡武平同作聊助道齋清諷此乃掉戰公更當出師否  
噱噱詩序中有公資能詩今石刻乃公資于能詩若添  
于字不成語切冀減去

比得教并近詩累番啟封熟玩洒然如眉宇之相對也  
承病惱益怯護念後進道化流行欣慰兼之僕晚聞悟

衰疾萃于末年髮白皮者不類平日朝未棄捐得復還  
近班公又老卧故林無再相見之期推是筆札時通可  
代清晤公其因南風之來時附慈誨為僕之醍醐澡溉  
俗諦云餘則勤糜藥珍重安穩不宣

回楊秀才書

祁禍遘不天孝虧養志窟先廬而待盡指螯李以偷生  
營魄震遑冥襟背亂變儒喪氏曾無競墨之功俯手周  
南遽奉成書之託清暉奄謝危涕無從慨握手以何言



分閑闕而卻掃幽憂中潰摧裂日增膏以明而自煎匏  
因繫而不食槁項黃馘徒極于困窮葛被練裙未知夫  
自振永言淪塞合軫眷私宗禮茂才凝粹道樞垂光後  
域嗣關西之洪胄酌泗北之浚波解牛三年固有游虛  
之技養鷄十日雅多恃氣之心挺秀業以自高鬱雄飛  
而且久不謂未忘求舊遠辱贈言大形推挽之辭扶舉  
陽秋之飾堅踰投漆利至斷金雖逖仰于風聲若躬聞  
于警欬致之佩服安敢弭忘夫何不肖之流可辱非常

之遇再念西河索友嘗接游從東都受詩素聞風義橫  
經馬帳識夫子之文章接武鱣庭辱郎君之謙下違離  
未幾蹇剝相仍悼脩夜之不暘憤瓌姿之晚就永思素  
志何異空言而又特軫賤軀遠形縟旨念棲遲于衡闌  
許翔集于慶門俾就素功克揚遺懿況祁定交滋久慕  
義寢深附腹背以求安充海淮而俟化吳中子布雖有  
愧于大巫西漢倪寬本無辭于都養緬惟懿義深契夙  
心其如視四壁以無資售一錢而未直困淮陰之蓐食

適足包羞駕龔勝之私車安能致遠用茲循省益懼淪  
胥既援手以未遲徒撫心而自惋仰惟多可俯諒由衷  
緹律方初青陽肇啟攷祥之吉諒昭合于清襟冲氣之  
和故克充于大宅更喜加愛以副願言歡益末由情凝  
增劇

上侍講孫貳卿書

案本傳祁以孫與薦改大理丞國子直講當在此時

二月二十三日景陵幕佐宋祁不敢顯然布幣有請竊  
因伯氏附書以私于下執事祁聞多材輯而華屢構衆

籟號而大樂舉黎獻竝而本朝尊故一木無當于概霄  
之貌榱椽不得而不備徒歌無當于撓金之盛曲張不  
得而不諧妄人無當于指珽之儀官師不得而不具必  
待豫章之幹則匠斤有時而輟必須解陰之琯則伶簫  
有時而默必好巖築之賢則邦采有時而乏故善工不  
擇枉曲操之以就效知音不廢清濁縱之而投雅至鑒  
不斥茅賤詭之而責功用能收造天之高明鼓埴地之  
盛則暢橫古之休烈三者殊用其揆一也國家翕受祿

命混同綿寓以三代文物昭明其志以萬方圖籍怵懼  
其動乾粹坤厚金輝玉振南溟爲海北戴斗極協氣所  
薰甘澤所澆淪骨至髓回首面內聖上以帝虞光華之  
懿執周家彊競之道動循審訓以當大卞故號榮容典  
峰涌電照雖臣下使自盡而不敢少望清光方且退託  
不明思近有德伏惟侍郎明公內挺國器親逢聖旦以  
卓詭切至當上之心以光輝篤實司邦之直入則從容  
言天下之事出則開陳使人主自擇負日月垂虹蜺至

誠淵冲盛氣玉色非聖上敦敏聰睿皇矣臨下不能倚  
執事之重非執事華皓魁壘毅然一節不足引聖上之  
顧君臣感會復古無比天下之譽四面而至當此之時  
衆善可裨國論必經公慮片言可遡治本必關公聽雖  
輯材之急號籟之吁竝獻之尚弗先于此則執事之純  
誠素蘊已可知矣將欲市骨求駿得十取五收樵悴以  
備姬姜之闕施根柢以充萬乘之器宜乎鄙生踴躍末  
路徘徊盛時希衝風之末求一割之利不為過矣惟明

公少加憐焉祁生而駑疴長而屯險進與仕次見羈簡  
書點翼愈墮捫竅都塞日親簿領之猥蕩為風波之民  
其愚冥煩則明公識之心也雖然自謂先狗馬填溝  
壑未知效死之所插齒牙樹頭頰可陪諸生之後又況  
年厯之尚壯筋力之未衰乎方今學術頽陵絀素剝敝  
上不能抗處士之議下徒以充掃除之器況能謀王體  
協天載見之于行事喟然動衆心者哉頃者臺符屢頒  
欲得明曉經術之士以備訪逮公卿大臣未聞以士為

薦且夫察伯樂之圖者十載無一驥詭王良之遇者一朝獲十禽必也無其人則願以鄙生為請今歸窮上叩唯命是聽執事其剪而棄諸草莽亦惟命以人而廢其言亦惟命若惠顧一日之雅傲福先君之祀拔于煨燼生以羽毛請為上言俾塞詔旨使得充下館備冗列游精藝文畢力補掇長言足歎紹乎崧高掇要著篇別其朱紫則是執事于我生死人而肉白骨也至于摩頂踵懇肝膽以報厚德則鄒魯之士多能言之不足以煩省



覽真摠憤懣以上左右執事其辱裁之不宣

答友人書二首

癸蘭孤生羈僑外邑苟延危喘未遑幽墟甚遇有朋無  
階修問公初二兄忠利惻發慰誨薦臻招其離魂還之  
司命約禮申勉振乏垂矜雖哀憤之積中知銘藏之有  
在頽俗不競聞風自教寧惟支離獨荷存卹者已曹事  
殊冗仕路所基慎夏加重至禱至禱

祁泣血再拜頃嬰家艱歸伏田里未就殞滅苟闕朝夕

期祥遇駒生意如髮平昔恩館自絕訊函亦祈仁者真  
諸禮外此者聞于道路承集寵靈正位冬卿出屏王室  
天下儒服抗音流詠祁執喪雖苦荷德是深方倚占廬  
不獲躬拜節下卑情無任震塞攀連之至

回李從著作書

自辱書教勤勤懇懇慶其進又卹其退終于慰且安文  
美意周熟復彌日然似與僕行事不相儲故粗舉一二  
以曉僕愚且陋無可比數上不知其驚由孤生未十年

使著籍司馬門又五年祗筆螭下當此時諸老生刮眼  
駭嘆謂能自結朋主迭獎互成遂使名浮于情屬公序  
自學士參軍政上獨念他日進擬必以親避則抑不得  
官是以翼日有天章之除僕既荷不貲之恩日夜惟省  
自專笑不可不自愛故孤立絕私辭劇職就閒處室謫  
虞隙恐孤主上所以擢任之意會右鄙小警朝議過卹  
其勤臺閣之才往往持節走塞下視方畧僕見上憂勤  
如此竊不自安以為材者行智者慮拙者助則賊不足

減因請問伏青蒲上願試守一郡盡力率歲賦安元元  
佐調度之餘上輒可之事下丞相中格者數月適會公  
序罷去俄又僕得請壽春是以議者未究其詳皆謂僕  
軋于當路而弗獲升非也僕素自為計使然也且吏二  
千石古諸侯之貴百吏六曹仰而承風褒善良檢儉獨  
逮瘵詔瘠以佐縣官詎可為輕耶董仲舒蕭望之世以  
為如何人皆經為之以名自顯僕顧材譾第畏不職耳  
使少知治體也誠樂處之願足下蔑我而已至于慰安

相勉則愛至者踊躍為之僕不敢辭詩曰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僕乃今始得與搢紳諸公均賢共勞決非介  
介于此處既已解足下并以為謝



景文集卷五十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文集卷五十一

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五十一

宋 宋祁 撰

書

慰梁同年書

祁頓首去年仲秋脩書講好辭固宜答道遠有忘筋驚  
節疏懶與慢會因循輒思闕脩報章近者希凱到都復  
紆手教垂諭情音彌篤感愧兼盈承紙尾之緒言結盆

歌之凶變情所鍾者痛當奈何矧惟高明鼎盛年德鰥  
目抱不眠之痛桐枝有半死之憂此河陽所以悼亡孫  
楚以之增重至於達觀或不皆然西方有人以情愛為  
纏縛漆園之吏譬生死於浮休用是而觀則人事芸芸  
徒一大夢之未寤耳又胡竊竊然執幻捕影自生筵楹  
之別哉伏料高懷已索斯妙時有所滯敢用此規縷縷  
之誠不獲文致至悚至悚

上外兩府書



祁惶恐陪輔密通旦暮剽風謠之末恭承保御和理臻  
集多福區區庇仰私用為欣比間改圖三事縉紳莫不  
南溯然而尚領藩要者蓋天意以耆舊更任不欲頓煩  
廟廊之重文執事委遠時柄以完冲尚今茲坐鎮切為  
執事安之但官守拘縻不獲一侍翹材之論此焉瞻悵  
與時偕極郎吏禮具別幅恃眷敢以重申

與王秀才書

仰祇職居不逮私禮傾邇聲槩詡存鑒寐遽數不能終

物盡言愆於無文所以臨風永歎捉筆中罷者數矣邇  
來履中不審何似夫福有基者天所嚮道可悅則戰而  
勝材以七年後露否及九爻而傾此數事者自兄度內  
耳固不云也若其荆玉本以禮天岱雲止乎潤物今以  
良工未晚潜蟠未階便欲蘊璞永已觸石不發此輒生  
所以為邦惜士而助君張目也況山臺樂德之際雉梁  
歎時之秋勉終令圖以取來譽千萬千萬信信聊此咨  
問

上安道張尚書六首

案宋史列傳張方平字安道

自承天水之命側聞固讓讓不免已過闕將遂西讓之  
固善讓而不固免亦善雖僕為閣下計亦無易此道有  
伸屈時有鈍利不可迂也但暑赫若此又有次舍之勤  
得無憚耶或可須秋行否緣奉侍尊府理宜審穩以是  
執哢哢者可乎閣下圖之某到鄭一期病乃過半疴癯  
殊可駭也懇侍面乃究肆覲方虔千萬慎愛不宣

比日敲蘊體中如何承已陞辭必外舍稍稍辦嚴矣逮

侍話言日日以冀某蒙免幸無他民間閔雨伯僣坐閣下頗不遑癯老日侵歸計未能具冒祿婆婆此嘲何時可解須相見究言之不宣

祁久病不聊生昨見故人不啻踰躍之三百也然耗氣疲神未克支久是以不敢留追蓐之行撫枕騷悵情不能已僕之病方力恐不能自還幸而未死方丐解官就醫藥夢幻泡影素了斯理不足為怛但所蘊未申不能忘懷云願閣下早歸三事為有道者悌懔庶舊物此時

一見存錄也慎齋戰疾三者皆閣下所長僕無以獻言  
惟乞加思而已若處僕者則閣下已賜開喻更不干請  
西道次舍尚賒寵奉尊府想不為勤

比帳下東還被教渠渠累紙亟啟疾讀釋然若利篋之  
刮翳雖臨玉池入金屋不翅其快也和甚愚何以堪之  
閣下旁適而多可謂僕可教者引內藩籬而遂示與突  
宜僕怖河漢而未敢前也未敢前者正懼寵辱喜懼痞  
憑結輻於胷中祛濯未盡時時為冰炭竊舍不得盡如

閣下所教而為負耳然敢不自勉焉外物蚩蚩元無痛  
癢在已彊引客以恩主破所重成所輕真可鄙然但知  
之易行之難行之易終之難賴僕年長閱事亦多矣悟  
之在勇不在遲閣下按車而行僕他日願執綏馬僕三  
到玉堂署雖日嚴近然實閒安使以無何有之鄉比邨  
生六百石為已過矣此月二日入謁纔勝舞拜自此庶  
殘喘尚存云勿念

月中遽傳書教存慰諄諄不啻與謦欬接承比來玉體

佳宜甚休且因從祀對一二故人悵然念衰冗之在外  
也然足下明哲僕與知之故僕之遠守宜足下憫而思  
也僕於世事素昧往往以拙取憎直招怨以踈謬為人  
斥且排內自省亦何負於心然益知詩書之不可盡信  
也片文隻字僕不敢讓今惓然乘邊適其所短幾何不  
謏司敗耶方欲以此訴足下俄聞有秦亭之行則閭闔  
騷牢不待僕言而足下自嘗矣曩相攜霄漢今相卹梗  
蓬可噓噓大笑哉大抵士出處進退誰為才不才惟言

命者近之命者亦偶然耳既偶而然是不常然故古人  
謂之天天而不我推之曰命僕今過知命既六年矣雖  
甚愚寧不少知故確然以忠信自信窮歟命也達歟亦  
命也未始戚戚乎胷中嘗聞知恥者近勇僕將知恥矣  
念與足下別且數千里相見何時輒道此以佐足下之  
鼓而西不宣

比聞東還納節謂便入輔政機今乃回蹟計臺意者欲  
執事周知天下盈虛輕重然後付魁柄總方略翊戴天



子而為賢宰相也民瞻顒顒德望已儲惟冲用神觀以副縉紳繫仰衰老在遠禱慰以之不宣

文裕待制書二首

案本集張蘊碑銘  
文裕乃其次子

間得答教承朝謁外體况佳彊釋然喜莫如之拙文上呈殊不加詆竄云何今繕錄納上誠無以暢克構之永懷發九原之幽光非不勉也技窮此耳侍而未有時安養道和

中金之賜乃孝子仁人之贈不容為讓僕有一說今文

裕方立石造樓百用差廣僕願回獻左右以助成茲役  
亦朋友通財之義幸悉病卧窮簣自寫不得果自六月  
十四日苦寒痢迄今四十餘日未能平肌肉瘦盡惟存  
皮骨方謀解官尋醫以救殘喘餘不及一二

代回鄭州陳相公書

伏奉去月書教以將致所事露章上聞垂顧宰僚并示  
餘誨詳究冲執彌用震驚竊惟相公執事耆範元功出  
藩入輔雖高年伴艾而圖任方初天輸福善神明增茂

寧容遂抗遐節弗顧具瞻推求典冊實有前比在漢丙吉胡廣在唐英國汾陽皆勤勞王家恩不得謝以今訂古何所致疑默料聖襟必有褒答惟上體眷佇即廢素懷縷縷乃誠與朝野均望謹奉手記陳謝不宣

回李端明書

自去七月到官下見州人于時秋陽酷甚病悸交戰日閑一日中心益不聊迄冬體稍彊力乃始親事而郡大訟劇十倍他治每上黃堂則鈴史執簿魚貫而前卯坐

至已乃食未坐訖申乃息本圖藏疾反更職勞牽免愚  
暗不能無悔但聖恩寬大依違涵養即日未煩司敗耳  
又年長來智慮昏憊或時有不得已作書謝京師一二  
貴人過三紙則黑花滿眼筆不得下嗟夫壯時一過駛  
若鳥飛前去衰景直不滿五則身外譽沮又將規規焉  
銖較毫計得不為可笑人耶惟是平昔交游以文史相  
樂者每風月嘉踐裴回念至則怊然久不能平適會里  
人自韓城來出君侯手書兩紙亟啟疾讀曠如披瞽不

以孤外眷之一情收函馳想感溢肝膈且許近甸君侯  
鉅賢均勞作鎮稔飫民望宜其神勞斯人式歌輸和叢  
美日介而福況上之倚而相舊矣君侯雖欲避去其可  
得耶惟千萬慎疾以須進拜若僕也不佞始為君侯推  
轂自經生入書林陪從官切劇博約十九年矣而材不  
副位謗由中發尚得以吏二千石退守近藩揆之空踈  
所獲已多若君侯以為無大故不棄猶冀入輔之日為  
改僻郡使煥樂扶衰以全吾軀俟夫五六十乞朝還職

歸三封之下以奉墳墓風昔之志也凡不知命者聞此  
謂為不情非君侯知心亦不及此惟垂卹之幸甚

上葉道卿書

別日如馳行復三晦乃心凝黯譬朽飢然茲固不一二  
述也惟行臺止部必驅按屬城上班條詔次卹民瘠威  
與愛克斯人大和則福咸宜而神所樂矣祁仲秋肫勉  
與朝恭寢及霜序積完筋力每念病者宜藏山藪賢者  
當服王庭僕之與君反此留去茲又慙於珥筆忽乎續

貂也雖然代言須才正應期閣暮召惟千萬良歸為吾  
道寵光虔企虔止

上陳州晏尚書書

初惶恐奏記尚書執事伏念經道右馳孤懷南住迫分  
爾職遂限所天時剝徒謠聆樹嘉政既大庇於善俗復  
見勞於明神福祿具蕃優游至適比華從事至具道執  
事因視政餘景必置酒極歡圖書在前簫笳叅左劇談  
虛往苜句暮傳第養園吏天倪之和不卹漢人淮陽之

薄非天宇泰定國爵屏榮疇及是耶然有樂者居且同  
憂無愠者後將復喜人望彌切皇揆斯隆苟舊人是圖  
則政將焉往鴻渚詠曰歸之句龍門期可見之榮今茲  
少留願姑安節不任區區瞻禱之至

上外任兩府書

懇素略具前幅祁連年多病生意不聊托茲有痊漸復  
強力阻奉間燕出入三年眷然餘風戀與弱劇雖聆易  
地全晉任寄愈隆然議者以邦華國範不容久外乏我



兼濟更為藩垣有道之人鬱悒均悵惟希葆嗇和粹俾  
熾福祥歸步槐庭徐穆天載斯孤生之至願

回章相公書

使至伏蒙台慈特賜手教并鄧國太夫人功行一通且  
以先遠有期特令謨述誦誨祇命震惶無所竊念某一  
介蒙淺樸學陋孤由章句篆刻之微承訓謨演潤之乏  
用過其量憂倍於勞姑以上荷包荒之仁次麻宰物之  
施吮毫漬牘苟塵官守若乃圖金刻石叅訂史篇奉揚

慈聞高世之風追慰寒泉終天之感則碩彥鴻筆朝有  
其人區區小才曷足以辱必若驅蚊負嶽課斗挹漿非  
獨露輒生無實之譏亦以累明公必器之使敢希恩造  
曲垂矜免自餘悃悃即俟涓日請見更申數叩

上宋資政書

自間台坐稽奉信函比領風謠審安福履病悵忉怛差  
用為慰西都舊多麗籙名園寶坊勝宇伏計臨撫之暇  
駕言造適足以摠幽蘊擯世紛彷徨蕭散助嗇和理然

後徐副羣望還總鈞陶誠中外至願非獨孤生之拳拳也

葉道卿書

上春獲故年仲冬賜教一函續於遞中奉季冬親筆及和章一解窮繩發視歡無有量非寄通遺迹久要不忘者疇逮此耶中詠來什尤為傑思褒愛之外自存清警敢拂簣筍之塵藏弄水為至珍追訟所獻通昔慙疚唱者虛往和者實歸永言恭佩期於無斁矣承行臺按察

之餘調甘煬和兩荷繁祉蓋光亨之有聞也輒因遠客  
持信咨此日動止

上西洛宋資政書

迺者閣下奉違禁塗榮主留驚即道孔邇開府載嚴乘  
春布和嚮用五福聞問欣竦實百倫輩某近緣假令控  
誠於朝獲賜告休展墓韓邑泝渠登陸出入再旬北還  
上臺官事叢併叅候之禮罔獲具通然至仁矜憐自必  
蒙恕重念睽違台席黜結士林疏宗下才尤失存庇飢

渴教尊無可寄言但陰萌於心銜德無改西迎之日得  
與棄席踣屨累舊恩於門下則私誠畢矣韶序滋晚惟  
祈體國自愛辱知不敢更具公式

致同年書

歸之為別倏半期矣內纏創潰日就衰薊隨顛耗目玩  
日恫辰譬墜雨寒灰無復溯霄塗揚氣馘矧能晚英俊  
之規交箋檄之禮哉就欲招還魂馳列衰緒未足自達  
况乎有文同年十三兄至仁根心高義跨俗遠自江外

薦流書指理卹加等愛獎踰涯必欲內具枯芳相其埏  
埴諒非心照曷臻此焉早孤之人生意久索平昔典學  
寢為空疏訖訖向隅宣謝無究惟賢者恕其不及可也  
竊知便時都邑夙駕西轅方將蒙露窮秋叱馭難道以  
半漢之壯屈羈縻之冗時有未偶處之何疑惟冀含德  
毀方陶襲天粹循塗陟狀亦足雪鴈門之跼矣荷顧惟  
舊敢以此規至虔至虔

葉學士書

自嬰家棘久屏農疇日俸生扶衰續喘近於季夏已  
及外除病瘳甫興神明都耗早者亦聞道卿君侯奄邁  
偏罰結痛終天顧禮自支順變為正自僕苦由未幾山  
陂且長匍匐莫伸賄襁都闕日省內訟不啻刺芒仁人  
多恕諒其不及比榮侍外履用持勝某畸人也蹇難齊  
汨志局推頹齒䟽髮禿理當藏疾山藪所以戀戀梁稻  
者直以細孺仰給有飢寒之累耳必揆秋杪入服官經  
切恃眷愛敢殫底裏清親匪邀他略不書謹此伸謝

回田太傅書

比者大傅執事取路蔽藩休徒征傳畧茲道舊俄爾傷  
離藥餌不足止過客之行山水有時愴將歸之送乃心  
如結曷日而忘重以去國訖訖驚年晬晬一以悼功之  
弗立一以遭謗之未明惴臆於中紛驚可畏博簊挾冊  
共有亡羊之嗟茂李僵桃同救蠹蟲之食此為悵恨夫  
復何云搖落寢深寤興自愛

丁王張三學士書



初雖已入直然猶苦河魚適謁急灼艾潰膚以逐寒疹  
墜賜詩筆距躍無量方呻偃中輕率虫鄙上酬嘉貺輒  
用通聞他懇區區俟侍坐索言之慎疾之戒敢不題衿

賀周叔韶書

屬疾再歲在告半暮憂從中來老與衰併聖恩寬疾司  
命添齡收錄疋殘牽復嚴近榮在願表毀集譽前見月  
之牛憚暑先喘似檀之木蒙伐恐殫尚賴至仁每亮孤  
蹟未死而活再造難酬何圖列邸之英緬懷適館之素

猥枉詢問垂卹羈平諦耳立言欣著惊感脩門已入旁  
資下些之詔窮鳥何知冀奉永年之祚官屏重與邦制  
謹嚴通謁莫從臨文難叙

淮南知府龍圖書

比已奉訊蒙賜教累紙似與一介行人遷次相差詳味  
諄款何顧卹厚而風誼重也承以割愛故引去劇任然  
理有不可奈何者達人須推遣之抑慈懷無益之念以  
完至和此朋游所至望淮南差近仙里歲定俗安聊棲

偃以竚柄任邇日苦寒次舍尤宜護玉體老夫塊然未  
還黥戀皆極謹此祇謝

上賈相公書

盛暑歊潯不審履用何如惟太和優優百順是首屹山  
立而煦揚休也初即日蒙恩外所部州縣蠶事穡事粗  
及十六七澍澤未沾然穀頗能旱仰賴美化必冀有秋  
塞候沆寧盜賊不作想台情深所怡慰伏乞安適時令  
垂副具瞻下情叩叩

淮南龍圖學士書

四帥府綦布河渭僕與足下相次假節而來祕禁聯官  
髮鬚均皓今足下避劇就閒舍太和卷藏大猷更為  
脂膏雖哲人勇退蒼生其謂何承追蓐南轅行邁有日  
老夫塊然未還騷騷愴懷可一二索言耶次舍暴露尤  
宜愛護眠食且慮公議外迫足下亦不得高枕自如召  
節西走光輔王室此搢紳素望矣歸風之北翹聽吉音  
謹手啟奉違臨紙不能盡

觀文閣尹尚書學士書

使人至被書教收卹諄勤乃情銜佩承燕居外百貺具  
宜茲固天輔仁而神介福也祁來鄣四年得罷又令待  
罪西南自謂才則衰暗已試自言不才即涉憚行婆娑  
冒寵尤用慙汗已止三城一覲公序丞相宿夕蓬累當  
西冀因緣舊恩擁篲門下盡區區之素

脩注唐公學士同年書

初到闕下殊匆匆聞還臺欲一望顏色訖不如素又蒙

幸臨復失走迎祁今悵恨唐公婆娑方多歷年乃今夾  
螭珥筆始否終傾大慰士望千萬攝護安服寵名為斯  
文大厦冒殘臘西走諸况自如白髮據鞍非叱馭時有  
愧而已

曾叅政書

前已叙別伏蒙手教訓撫周悉羈禡之危差得自安然  
去城闕違親戚惘惘不能無別離意此自長年常情所  
不免至於進退大分則坦然付之於天使舉而見排何

所沮舉而見譽何所喜決不為大釣之深念也所資盡禮過厚謹用拜賜不任感荷之至

張中行屯田書

別已一暮凡兩得訊諄諄存教有兼於常某拙且愚不能取合當世不意足下箴警覆護若此自顧亦未知以不肖無用見憐耶或果萬有一可取宜收之於朋友也僕在屯已三歲未得歸然悉心於官不敢遺力人謂之是僕亦不希進人謂之非僕固不卹退年老意衰惟待

卷五十一  
罷去日乞身退從罷農漫夫以養天年僕既自待如此  
彼媚頗謗脣又奚能輕重僕哉中行知我深者故及此  
終不為他人言也相見未有涯悃悃叵奈何方春順愛

上杜相公書

久不叅訊乃心愧惕比春暖願用榮嘉伏念違臺坐凡  
五易年塞下雖靜一然軍中亦匆匆相仍不得頻走一  
介問左右非敢怠力不逮也伏惟深賜矜寬祁即日蒙  
恩公私粗如但才短任劇未克罷去為憂他非敢卹敵



君長新立猜阻內訌惟朝家未有意於乘弱攻昧故列  
屯諸校得高枕云相公與國休戚輒此及之趨侍未前  
惟保御戢穀進享萬年之遐區區不宣

上昭文相公書

祁忝學士一十二年內外無黨助孤立在朝惟相公諒  
其本末且生多病性懦怯恐不可久叨劇任又天稟疎  
拙不能附離權貴邊境難測雖百務俱辦一事有失則  
羣怒赫然前勞並棄矣況其本來文翰諸生不習軍旅

今強所不能只恐敗國家事耳身之褒黜胡繫重輕伏望相公矜憫一介恐心極慮不為諂諛傾仄素自安分靡所覬覦若早得罷歸供職經筵晚節之幸也立功立事請俟來哲情素危迫不敢之他門惟至仁是歸望賜矜哀不宣

宮師相公書

祁居塞下匆匆閱日奏記不時上乃情為勞瞻跂台座弗翅霄泥然惟比日動止清宜否某度河已三歲踐更

未有期阻奉耆明情府悃咨天佚元老介壽無疆措紳  
所同願

王尚書書

遞中得教諄諄俄專使來又慰存累幅某病殘人也曷  
以堪之自六月苦痢彌五十日不克損皮骨僅存遂乞  
身便醫藥蒙朝旨許還臺君相更生之恩也一二難道  
方力疾就路至仁果爾惻怛年事遲暮故有百疾所陵  
儻餘景可延冀終托陶垓之末云

三司侍郎書

近職方程員外還臺輒具手訊計其淹回或未達省覽  
比日動用何如協氣回薄想萬祉之交舍云繪真石刻  
今寄上十本西人乃今知過邁種德之有素也去年頗  
檢汔茲百價抑而未昂老拙厯隕苟脫多罪則賴明哲  
之憐懔感愧感愧氣序韶淑千萬為朝順愛

兗州學士書

頃得二訊殊解悁悁屬久病不克時答果見誚讓然地

遠必恐未始知之耳某自蜀還中熱胃氣虛滑日飯半  
升許不能盡數月間頓成衰翁膚凍梨而髮紛雪也入  
仲春稍良愈但癯弱未完少於閣下乃如此固知蒲柳  
之不如松柏也見索拙句今且馳奉戚戚少悰深恐推  
鄙諸賢得無笑僕乎春序妍淑公餘自愛毋忽

省判學士書

比奉教累紙褒飾渠渠非老夫所堪愧戢無量承榮侍  
外職事脩舉且百福申介太和揚休茲君子所以豈弟

金少曰八  
卷五十一  
也初到官下已及半暮俗務與衰懷自為函矢勉奉條  
詔逃祇悔而已幸勿念聞辭出疆甚善雍容朝廷坐須  
延拜何必走數千里之勤耶歲晚順愛悵恨臨紙不能  
具百之一矜照矜照

吉大師書

去夏五月自蜀留鄭首得手教具審少病少惱道體佳  
宜遠靜欣欣之至日來殊衰疾心厭囂煩惟閱儒篇梵  
典不知勦殆宿業使然每懷清對無緣一快語勞生奈

何須須叢編題辭久欲附上但不能得善便今且託郵  
置未知果得塵觀覽否苟無沈浮分一回字拙思不足  
褒揚公所得愧汗愧汗

梓路提刑祠部書

枉教褒飾過實非老夫所堪第刻肺腑而已閣下美德  
嘉譽溢於傳聞非待僕言而取重措紳矣然知賢之明  
人所堪慕已陟狀萬一言諸朝正恐不遑為高明累耳  
愧汗愧汗

梓路漕使郎中書

帳下回得還教諄複周縷乃心釋然承行府按察甫休  
嘉此玉體和裕屬部薄饑人無瘠捐益至仁振濟之力  
也樹德廣者報速行躋禁嚴以暢遠圖千萬順時副紳  
縷之歧竚

畿內都運密學書

都外之別乃今四年前自毫得鎮又自鎮移定知短而  
責愈重愈老而官益遠婆娑窮障凡再朞賴上威撫有



素即日斥候晏然故僕得朝服坐黃堂操簿書責吏下  
期會以塞官謗然內手循衿汗熱不自止長懷責交無  
由一訴斯憫比承敦迫還臺會有詔取輔州建襄內漕  
餉劇總君侯首之側聞釋然以為雖未柄任而經始要  
司亦足儲民瞻當帝心而振典型也方欲走書舍咨下  
執事而遞中被教開慰粲然詳味熟觀知哲人一情于  
昵遠也僕不佞何足以堪南北數千里握臂無期良食  
安步無重勞勞

魏侍郎書

不侍且十年其間雖因音驛一二附問悃企叢中可勝  
道哉執事茂功顯效在南人口者稱美不厭方次補樞  
筦以褒耆哲今茲坐府乃儲天意而熟民望也惟實用  
太和安集善祥副搢紳瞻禱惓惓

工部學士書

近已奉汎想及觀省蒙索拙句抒獻一篇塵衿涸思叩  
不能應聊取一據云計追尋便東臘未破當造南闕僕

雖稽留然亦從而後耳館次賒嶮動用加愛

梓路轉運王司勲書

素飪風譽晚諧贊謁今者天與之幸得通行臺仰山執  
柯尤用欣慰惟馳傳雲棧得無少勤初總使權百目脩  
舉幸冀冲用和粹以副眷求懇懇

轉運學士書

徑巉峭歷岡陵走眉還益方初暑服膳尤難護視加鞍  
馬之勞得無憚煩耶然勞一躬為數州主人福賢者所

以兼濟於下也況含德之厚多福必臻旦暮冀瞻履約  
餘不盡道

歐祕丞書

得書具曉一二聞郡尤僻陋不容屈致雅才但卑飛者  
鷹隼所以將擊也宜擯外景充內和以須滿歲別享榮  
名僕所祈者幸悉

致工篆人書

辱書論篆意甚悉僕患世人不知六書矣書之學出於

聖人夫揚於王廷百官以治者書契也仲尼見泰山封  
禪者七十有二家文皆不同安得謂仲尼不知書耶子  
雲持三尺素未央庭中以集訓纂復作奇字子重為說  
文解字以佐孔氏伯喈自為三體勒五經於太學今之  
視揚許蔡若高山然未聞以善書為訾也足下自謂工  
篆而負知六書抑揚其意則可若曰恐世人指以為藝  
胡自信不厚耶工篆而不知意藝也待詔於翰林者是  
已工篆如意儒者學也揚許蔡常兼之矣足下胡不曉

人之未曉及以人之不曉而自晦其曉耶后變為伶人  
伊尹為饗人足下必怪其噓胡明於此而未燭於彼與  
自唐室學廢諸儒搦管者雖題部點畫不復能別逮今  
百年經偽史駁僕比不自揆與葉道卿建言於朝欲以  
九經刊石用篆隸二體檢正偽駁其不與文合者以救  
流蕩之失幸上開許俾之卒業足下又倡藝自惑是欲  
助人之醉而恩僕醒也耶今人不知六書非不好也蓋  
未有以告之云耳文王嗜昌歆習之者威額三年臣能

嘗之萬一使石經之成流布宇內數十年後感額者皆  
張頤澤吻嗜為佳味何藝之鄙乎願勿為疑審能正羣  
經之文以垂礪琬僕方磨硯執筆從足下游矣勿勿答  
報不悉

景文集卷五十一